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禪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太平慧慤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普融藏主

元禮首座
法閔上座

雲陽廣悟禪師
隱靜恭禪師
雲巖脩辨禪師

淨慈從應禪師
方廣智京禪師

黃檗敏從禪師
拓子慧崇禪師
東禪法珊瑚禪師

禾山曉禪師法嗣一人

牛心達禪師

四面山璘禪師

南禪宗古禪師

五祖宗自禪師

延福達禪師

天目齊禪師人無十

智海平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法輪齊孜禪師

淨因繼成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人見錄已上三廣教從原禪師

興化道全禪師無錄

寶峰祥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鴻福昇禪師

萬壽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璣禪師

寶峰景淳禪師

懷玉用宣禪師已上六見錄

天寧秀宗禪師

多寶道威禪師

啓霞德宏禪師

泐潭惟足禪師

中陰鼇寧禪師

鳳凰師閔禪師

鳳山璘禪師

密嚴子玷禪師已上六見錄

雲蓋本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自賢禪師

承天慧連禪師

草衣岩慶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香山惟德禪師

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
君山普淨禪師見錄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見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
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熙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懶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刺辟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瞿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鑒信大為詰黃龍心東林度僧行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療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叅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讖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過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絕詩提刑會否

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禪師忽有省遷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鵝香銷錦綉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妙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善祖徧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迎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窯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詐師緣

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雨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搃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

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減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減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淳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嫖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勑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逮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固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
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閑黎奪却箇問古人道
擲栗橫搭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
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達身曰朝
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
曰此固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
四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喫華落碧岩前此是和
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
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
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閑黎間得自然親
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
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
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猶如樹倒藤
枯漏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佗
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柱杖又作箇
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厯厯
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
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
曰鷺子目連無柰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
商量師曰放下套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
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

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普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城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

五

上堂山頭鉗浪井底揚塵眼憶似震雷霆

觀如張錦綺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

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鶴迹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舍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閑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割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運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文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

閑且如何是向上開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
無句起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
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
是千里萬里祗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
迷得庶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
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膳落第
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草
轍移途透得則六辟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
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在絲綸上
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
聲一劍當頭橫屁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
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

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
須契捧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
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
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鼴鼠雲門睡州當
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諱閻閻自餘立境立機
作窠作窟故是戒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
第六
生追萬縲遠變潭閣事五月山房冷似冰船
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提
筆而逝茶昆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
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妙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卯歲
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迺徧參名宿姓宋五祖之門有年患祖不為印擾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

州日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悟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屢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遠索此珠又道無言

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榜榜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詣爲懼懼而退歸察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挂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

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榜榜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連曰熟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虔五
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闡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橋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居蒋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徵號撫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
鹹曰弓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懾懾問不
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
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
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
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
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讐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辨漢語難明曰爲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
語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
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
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
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
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
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

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處裏曰大
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和尚家在更道曰學
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
曰未為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猿擇掩華
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
誰道閑閑祇一聲不透祖師關帳子空認山
呂四
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
欲學菩提鄉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
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靈飛今日去年
時曾娥讀夜碑末後一白佛眼莫能窺白蓮
峰頂上紅日遠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
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

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
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沒等諸人被拄杖
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
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
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
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
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
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
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
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
拈匙把筋祇斟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
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靈
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
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
涯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
雖則真空絕跡其柰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
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

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違義州以
手作流水辨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
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
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
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
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饒舌天

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
走繞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
滸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
德還見知如不動磨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
面面皆書么字僧繞入師櫛曰會麼僧擬不
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
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
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
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教書別故舊停筆
而化閻維收靈骨訖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印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休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曉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笑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惱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園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

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詣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聽勉徑趨海會後命典

謁適寒夜孤坐微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遞起閣几上傳燈錄至破竈箇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微火悟平生窮神跡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猶如他道鐵輪天子冢中盲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遇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柏冰鎖僵谿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盤旋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

道臨坑落塗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眾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撒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杜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扇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干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

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羸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蒋又打地堅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施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釤播搖艤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剗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凍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我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

曰頂上八尺五白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剗火底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什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僧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欵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客有將息所也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緣縁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杖特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

不善退思減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尋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迺合掌怡然趨寐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歿漢王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寶遂忘所知忽垂足涕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窯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詣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鎗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昆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磨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眾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漫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幕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

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歲。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刻，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
照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骨腰囊掣錫。孤負平生煉行灰。
心近相鉢置，爭似春雨晴。春山育白雲，三片

四片黃鸝昌黎。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涉途程一句作廢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
莫認定鹽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饌小參，勉眾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閻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閻之玉
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擇之
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
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
參永安恩禪師於昭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

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
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
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
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
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
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
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
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
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
非佛睦州捨板漠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
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

至于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
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
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
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
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
第十四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足
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
某何人得以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
他謂他語拙益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
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
輩把手共行才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

廻步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輦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齋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湏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閑健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徒昭覺遂能仁及大

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祗將吾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躰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

二祖禮拜休位而立真得其髓紙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

舊主自己田園任運耕種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熟麼曰聞師曰且不聞

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接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龍鐘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

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奪境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

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寧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寧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凜不凜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姓林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聲繁即廣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麥熟謳歌鼓舞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

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
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
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
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
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
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

十六

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菴於天彭二十
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晚無月時如何僧無對
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禪
院留遺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
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
利五色者不可計壅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

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僊贊可補行實之缺因
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留別處
著閑房禁林難講究於水潭蛇出驚人鈍鐵
鍋鷄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候晚歲放疎
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
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

空那知農盡白雲宗

漢州無為宗參禪師涪城人自出閨徧遊叢
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
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
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濟祖曰你祇知
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渾
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
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輶繡
遂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輶一輶，看
弱四
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
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
十七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咲
而歸。師後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爲，違正法上
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訥迦叶。以
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

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
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
燦迦羅眼。亦曰摩訥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
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
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
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
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
問僧擬議。師曰：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父
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徃請益悟曰：兄有
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者，我作得你。師舉話尚

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湊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頃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寄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遇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勢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嗟時人知拈華微嗟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斬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鷄見便鬪犬見便較殿上鷄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戒辯峻接門人問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

四

十八

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軋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谷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

騎驢阿家牽使恁麼太無端四顧不覺布衫
穿祖見廻間百大野狐話又作磨生師曰來
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粗大悅久之辭歸住
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膳大像問曰既
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櫓師曰船上無散工
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
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
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詣曰老賊
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據
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曹偈遺
眾曰木人備舟鐵人脩馬丙丁童子穩穩登
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寢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
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承綱素好師
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
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磨莫問新婦阿家免
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
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綱素明
笑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
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
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慈糾人或問
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
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驩歲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借
女離魂詰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逐絕蹤由行人
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
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尾教娘莫瞌睡且

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閻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閻即不
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閻即不然作麼生師
於是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
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而背手

掉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
將華掉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端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雷樓那穿過輝迦老子鼻孔釋迦老
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
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
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捧
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著鐵杵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蟹日
裏嵌冰陰影問識鬼魘虛空縛殺麻繩上堂
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
下三心徹底在如今一鉤時到這裏直使問
采荅去火透星飛立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
獄立玉轉珠圓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華驚頓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
知微喫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願幫還會麼一曲寥寥
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
互擬思量何剗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顛不
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脈
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
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嫫嫫成螺
蠟若也不知告武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
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
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
了祇恐你諸人見免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
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
陽拈拄杖示眾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為汝諸

人無孔竅遠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捲雪填井傍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
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
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禪語
生禪

下柱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
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譁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
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迺質首宗之
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
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

駐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
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肯令一喝若能入
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
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
師之爾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
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
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
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類教者乃
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
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
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
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湏臾又問善曰
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
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
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
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
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
教湏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偏
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是
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
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

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
切聖賢入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
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
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
廿四
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
皆悉具足猶是達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
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
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
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

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洛
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
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
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諸餘
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

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
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剝定不犯鋒枝轉
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
諸佛諸祖覲著寒毛卓堅會歷喚茶去僧問
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
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

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
佛師曰白額大魚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
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
踏著始攀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
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

分付莫道儒家有覆藏拂拂子召侍者曰因
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
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施設師曰空手捨雙拳曰意自如何師曰突
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剝覩面
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四

三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一印印涅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
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萬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
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向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倘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慕駁人狂狗盡逐塊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某在大禹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
明笑到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
沙奪轉胡僧一隻復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秀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鷄鳴鶴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鑄錄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湏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瑞首座信之上饒人叢

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泡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刺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

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草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拙不中樣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以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拖黃河南善財無鼻孔印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頃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鬆髮空暖頻添滑拙柴破衲仰藜撩亂

搭誰能努力強安樂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散席侍泐潭於黃櫱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湏透閑啾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

有頌青口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鎋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鵝鵝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廻境中人師擊禪床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子曰犀牛扇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德商量箇什麼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樣風乃放扇子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供養眾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久曰供養已畢念普供養真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卓一下云靜處薩婆訶上堂曰閑市裏識取

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閑市裏古佛且致
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誇
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仰
聽雷音覩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剝竿頭上
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
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乃拈拄
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
與君打破精靈窟破土鷗塵無處尋千山萬
山空突兀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參又上堂
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
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又曰五更

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目前事不是目前
機既是目前事為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
觀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為什麼如此良久曰
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

引

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
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
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
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
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
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

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
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巖治平慶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
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
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筇尋遠水洗鉢
趁朝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車

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鶻還見麼清風月
下守株人涼免漸遙春草綠唱一喝上堂曰
終日茫茫船事無妨且道船事如何良久曰
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峯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
境師曰寺居烟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攤外清風起
湖中白浪生云謝荅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
拄杖曰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
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抛下又上堂曰
其未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壁觀雷
老轆辘朱山打鼓秘密擎杖清平拽石此一
隊漢各逞伎倆摠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
據莫悟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一粥
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譜方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弱四